

三國志通俗演義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三國志通俗演義

—  
〔明〕羅貫中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 前言

徐朔方

《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節。各節標題為單句。後來合二節為一回，標題由單句變成聯句，對仗漸趨工整，詩詞略有刪節，總字數則有增加，這就成為後來通行的《三國演義》，以清初毛宗崗父子評點本最為流行。

書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據天一閣藏鈔本《錄鬼簿續編》，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續編》作者曾同他在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重叙。生卒不詳。相傳除本書外，《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都由他編次而成，但以後又多次經人加以修訂。所作雜劇三種，《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今存。

金華蔣大器署名庸愚子的弘治七年甲寅（一四九四）序說：「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贖錄，以便觀覽。」書成」指的當是不久前的另一次加工改編，當時以鈔本流傳。嘉靖元年壬午（一五二二）關中張尚德署名修髯子的《引》有云：「客曰（此書）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謏劣，原作者之意，綴俚語四十韻於卷端。」《三國志通俗演義》至此始以刻本印行於世，世稱「嘉靖本」。

《至治（一三二二）——三二三）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和《全相三分事略》（中缺八葉）是同一書的現存兩種不同版本。《全相平話三國志》約五萬五千字，相隔兩個世紀之後，它被加工發展

成為五十八萬字的長篇小說即本書。羅貫中的原本是從《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分事略》到《三國志通俗演義》演變提高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本書卷十二第一百十一節《曹操大宴銅雀臺》將白居易《放言五首》第三首後半（「周公恐懼流言日」）說成「尹氏」所作；卷九第八十五節《諸葛亮舌戰羣儒》「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等差錯，當出自後人或民間藝人的修改。他們所作的有助於作品提高的那些修訂則由於難以辨認而融合在世代累積型的集體創作成就中去了。

元刊平話敘事止於《西上秋風五丈原》諸葛亮之死，相當於本書第二百零七節，後面還有三十三節。《全相三國志平話》最後一節《西上秋風五丈原》還有一個拙劣的結局：「劉淵興漢鞏皇圖」。三國的形成，平話本以西漢無辜被殺的功臣韓信、彭越、英布「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冤」，把歷史發展看成是陰鷲果報的效應。刪去這個結局，並大體上按照正史補足三十三節以成全書，這是本書的一大進展。

現據嘉靖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二四二毫米，寬一六四毫米。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  
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  
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  
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  
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  
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

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後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倫。而亂臣賊子懼。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而不言利。告時君。必稱堯舜禹湯。答時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綱目。亦由是也。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義奧。不如此。烏可以昭後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此則史家秉筆之法。其於衆人觀之。亦嘗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由其不通乎衆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今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攷諸

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

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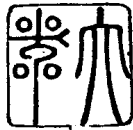
不孝。至於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  
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  
又未為讀書也。予嘗讀三國志。求  
其所以。殆由陳蕃竇武。立朝未久。  
而不得行其志。卒為姦宄謀之。權  
柄日竊。漸浸熾盛。君子去之。小人  
附之。姦人乘之。當時國家紀綱法

度壞亂極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  
進。識見不遠。致董卓乘釁而入。權  
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滅亡。理所  
當然。曹瞞雖有遠圖。而志不在社  
稷。假忠欺世。卒為身謀。雖得之。必  
失之。萬古姦賊。僅能逃其不殺而  
已。固不足論。孫權父子。虎視江東。

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瞞可議。惟昭烈漢室之胄。結義苑園。三顧草廬。君臣契合。輔成大業。亦理所當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遺芳遺臭。在人賢與不賢。君子

小人。義與利之間而已。觀演義之  
君子。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



三國志通俗演義引

客問於余曰。劉先主。曹操。孫權。各據漢地為三國。史已志其顛末。傳世久矣。復有所謂三國志通俗演義者。不幾近於贅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



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隳枯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姦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客